

李

詩

選

註

李詩選註卷之十

溫州樂清蕩南朱諫選註

姪守行校刊

南陽送客

斗酒勿為薄寸心貴不忌坐惜故人去偏令遊子傷離顏怨芳草春思結垂楊揮手再三別臨岐空斷腸

賦也坐惜者言不久也再三者若不忍也○南陽送客不知為誰言以斗酒餞別雖非為薄然亦不在乎酒也所貴者久要之不忘耳故人為別不肯少留未免令我以傷心也怨連芳草思結垂楊於此分手將遠別矣臨岐斷腸又何益乎蓋離別者丈夫之常事耳不必過為兒女之態斯可也

送張舍人之江東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天清一鴈遠海闊孤帆遲白日行欲暮滄波杳難期吳洲如見月千里華相思

賦也張翰吳人晉齊王罔辟為司馬軍曹罔擅權翰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意耳遂棄官而歸後罔敗翰獨無事吳洲江東三吳之地也○此白送張舍人之江東言張翰之思蓴鱸棄官而歸正值秋風之時天宇清明一鴈飄然而遠舉海水空闊孤帆悠揚而遲回臨岐分手白日易晚圖為再會而滄波之遠又難期也既別之後君到吳洲如或見月亦必為我而相思矣○送張舍人而用張翰故事以同姓也他皆類此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并序

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宋沿吳相訪數千里不遇乘興

遊台越經永嘉觀謝公石門後於廣陵相見美而愛文
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贈是詩

仙人東方生造蕩弄雲海沛然乘天遊獨往失所在魏侯繼大
名本家聊攝城卷舒入元化迹與古賢并

賦也聊攝地名杜預曰聊攝齊西界平原聊城東北有攝城
因魏萬家在聊攝故云東方仙人以起詠也侯者稱之辭
本魏姓也元化者天地之大化也古賢謂東方仙人也○白送
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山廕敘其遊覽之迹此則言其後仙
遊於方外以發端也謂古昔仙人之生於東方者乘雲而天
遊飄然而獨往今不知其所在矣繼其大名者誰歟乃王屋
山人魏萬也彼魏萬者亦生於東方家在聊攝之間懷至道
而卷舒與元化而同運其迹誠無異於古昔之仙人也

十三弄文史揮筆如振綺辨折田巴生心齊魯連子

綺文錦也振綺者言其揮辭之艷麗也田巴齊之辨士也魯連魯仲連也田巴辨於祖丘而議於稷下一日而服千人仲連往謂之曰如先生之言有似鳥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此一節言魏萬少年之時而文辭富麗議論足以服人有如魯仲連也

西涉清洛源頗驚人世喧采秀卧王屋因窺洞門天竭來遊嵩峯羽客何雙々朝携月光子暮宿王女窓鬼谷上窺龍潭下奔淥

洛水名在今大名府古無二字洛即名字去水傍而因以名府也王屋山隸河南王屋縣竭去也嵩山唐隸河南登封縣羽客仙人也月光子女仙之名也王女窓嵩山峯名鬼谷々

名在潁州陽城縣晉平公時有王劉者隱居於此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皆從之學龍潭嵩山嵩陽觀西有龍潭○此一節言魏萬自山東而西遊河南歷清洛經王屋過嵩峯入鬼谷至嵩陽之龍潭逸興浪迹自東而西者有如此也

東浮汴河水訪我三千里逸興滿吳雲飄颻浙江汜揮手杭越間樟亭望潮還濤卷海門石雲橫天際山白雪走素車雷奔駭心顙

汴水在河南吳今蘇州地方汜水別而復入也今浙江富陽江畔之地多有之杭即今杭州越即紹興樟亭一作章在浙東與錢塘相對梅乘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觀濤乎廣陵之曲浩々滢々如素車白馬旗蓋之張又曰混々沌々填々有聲如雷奔望潮者浙俗也每歲以八月十五日士女集于江

岸競觀逞狂潮自海門而來狀如雪山橫亘數十里擊吼如雷或云海門有堪翁二山相對大海潮長擁入門內水勢驟發激為三浪之過而潮平矣近年浪小或云門外沙灘而水勢之入於門內者不甚暴故浪不甚大也自古三浪之說不一又以為子胥之怒氣者皆未有歸一之論智者必有所擇矣○此一節言其自河南相尋至浙江也始浮于汴順流東行逾三千里乃抵東吳自吳而南又至浙江遊于武林會稽之間觀潮於樟亭之地但見潮勢壯盛撼動海門堪翁二山其狀若浮濤勢之噴薄也如雲橫於天際之山又如白雲之走乎素車雷聲奔吼駭人心顫此浙江之潮天下之奇觀也尔山人者亦將徃彼而縱觀之乎

遙聞會稽美且渡耶溪水萬壑與千岩崢嶸鏡湖裏琇色不可

名清輝滿江城人遊月邊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佇入剡尋
王許笑讀曹娥碑沉吟黃綃語

耶溪鏡湖皆會稽之美景也晉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
之美顧云千岳競秀萬壑爭奇剡溪在今嵊縣源出天姥即
王子猷訪戴處王許義之許邁也晉書許邁遍遊名山採藥
莫知所終與義之同習服食養生之術曹娥碑文漢縣令度
尚令弟子邯鄲子禮作蔡邕過之刻石傍作八字云黃綃幼
婦外孫壘白謂絕妙好辭也楊修一讀即悟曹操行三十里
乃得之故云有智無智較三十里此一節言從浙江度會稽
覽鏡湖入剡溪過曹娥而讀八字碑也

天台連四明日入向國清五峯轉月色百里行松聲靈溪恣沿
越華頂殊超忽石梁橫青天側足履半月

國清寺在天台縣北十里赤霞城山人即寒山子遊仙處也
五峯者天台山之五峯也近國清天台賦云過靈溪而一躍
沿循水而行也華頂天台之峯名超忽者超邁倏忽言不以
為難也石梁俗名石梁橋去天台四十里絕壁深澗長石橫
跨澗上圓如牛背下深不可測履踐也側足而履言其狹也
半月言其久也○此一節言從剡溪過天台向國清沿靈溪
上華頂喻石梁也

眷然思永嘉不但海路賒掛席歷海嶠回瞻赤城霞赤城漸微
沒孤嶼前曉兀水續萬古流亭空千霜月

眷々戀也永嘉今浙東温州古永嘉郡席帆也孤嶼亭在永
嘉江中今江心寺是也謝靈運有登孤嶼亭詩○此一節言
自天台至永嘉但見江中孤嶼屹然突起水流不息而亭長

存也○按謝靈運為郡時嘗遊江心有登江中孤嶼詩云亂
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爾雅云水正絕流曰亂杜子美云孤
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蓋自晉以來孤嶼之勝為先賢墨客
之所詠賞者舊矣

縉雲川谷難石門最可觀瀑布掛斗莫窮此木端噴壺酒素
雪空濛生書寒却思惡溪去寧懼惡溪咆哮七十灘水石相
噴薄路創李壯海岳開謝康樂松風和猿聲搜索連洞壑

縉雲縣名在今處州府西壯九十里石門即今青田石門洞
有瀑布懸流門內惡溪在麗水縣東十里上抵縉雲一百里
水石險怪大小七十二灘、有大惡小惡故名惡陸路嶺行
亦計一百餘里相傳李邕為括州刺史時所開今名馮公嶺
嶺南趾即惡溪合流大溪至石門下青田入永嘉江處也謝

康樂有登石門最高頂詩今以地里考其上下白亦但言大
槩耳不能一一盡同也○此一節言自永嘉江沂流而上以
至栢州則縉雲川谷之險甚難行也石門洞之瀑布最為可
觀自天而下噴雪生寒真絕景也又沂而上則為惡溪有
七十灘而水石尤為險怪灘上嶺路創自北海石門洞天開
自康樂至今松風與猿聲相連於洞壑者何淒涼也

徑出梅花橋雙溪納歸潮落帆金華岸赤松若可招沈約八詠
樓城西孤岵嶢々四荒外曠望群川會雲卷天地開波連浙
西大亂流新安口北指嚴陵瀨釣臺碧雲中邈與蒼嶺對

梅花橋當在金華東南水口疑即今之大溪橋也乃縉雲水
康東陽義烏諸水合流處是為雙溪自東南轉流西北而下
嚴瀨也金華山有赤松澗嘗有人見赤松子安期生於澗

也彼將隱於岩穴之中高歌自樂弗肯為我用矣所謂青雲
士者抑何人耶乃韓生裴子孔侯三人也韓生英彥為一時
之美士裴子清真能介然而特立孔侯秀出亦挺拔而不群
茲三人者皆將輕功名從隱遁與雲霧而相親也其高峻之
節凌乎遠松雖歷歲寒常不凋也同衾而卧于石上鑿氷共
飲于寒泉爾三子者俱着登山之屐以盡遊樂之情如此豈
功名富貴所能羈乎此一節言其舊日俱隱於山中時也

時之或乘興往之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

乘興者或以一時之興暫往非素志也歸去來辭云雲無心
以出岫牧伯郡之大夫也○承上文言三子者歌岩戶卧盤
石固其素志或有時而暫落於人間亦如浮雲之出岫本無
心也雖揖牧伯則長嘯舒懷囂然不見其可畏者視其錦

衣華簪漠然若無有也

昨宵夢裏還云弄竹溪月今辰魯東門帳飲與君別雪崖滑去馬蘿徑迷歸人相思若烟草歷亂無冬春

還者言其暫時出山而復還于竹溪也帳即步帳也古人送別必設酒於帳就道次以餞別也歷亂煩雜意○言三子者暫時出山今復思歸雖於夢寐之間不忘竹溪之地行且歸矣餞于魯之東門供帳設酒以將別情雪崖滑乎去馬蘿徑迷乎歸人三子自此而長往矣我之相思何時而已乎有如煙草之煩亂紛々然而不可解也

送楊少府赴選

大國置衡鏡準平天地心群賢無邪人朗鑒窮情深吾君詠南風袞冕彈鳴琴時泰多美士京國會纓簪山苗落澗底幽松出

高岑

賦而比也準平天地心者言衡鏡之公與天地同心而無所偏也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山苗澗松喻賢才也○此送楊少府之赴選言天子置立衡鏡稱物之輕重鑑物之妍媸所以準平天地之心隨物而應無所偏私其用賢無方因能授任一天地至公之心也當今群臣之在位者固非正人吾君高拱於穆清之上端冕垂裳鳴大舜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以致無為之治賢才出而治功興簪纓濟會于京國有如山苗落於澗底幽松出於高岑託根得地生意繁茂何啻齊岡之梧桐乎

夫子有盛才主司得球琳流水非鄭曲前行遇知音夫平聲子謂楊少府也主司持衡鏡者也球琳美玉也禹貢惟球琳

琅玕○言少府之赴選也有經濟之才主司之得人也如獲
美玉之寶然流水之雅操固非鄭曲之淫哇子抱伯牙之琴
以遊京都必將遇鍾期之知音者矣

衣工剪綺繡一誤傷千金何惜刀尺餘不裁寒女衾

此則比也以衣工比當時之大臣以寒女比當時之賢才虜
於貧賤者也郭泰機詩云皎々白苧絲織為寒女衣々工秉
刀尺棄我忽如遺○因少府之赴選論當時之主選者不遺
乎側陋可也夫衣工之裁綺繡下手一誤即傷千金之直所
傷既多則所費者益廣矣何故惜此刀尺之餘而不濟夫寒
女之無衾者乎譬若大臣之用人也一舉措失宜則所害者
不小宜以卑官薄祿先試夫貧寒之士試而有效將大用之
亦可也何故先自擯斥而遏絕之禮貌衰而供億薄拒人於

約吳郡人為東陽太守作八詠樓金華府古東陽郡治群川
會者括蒼之西北與衢婺之東北諸水皆會于金華也波連
浙西者金華諸水皆西北流入于浙也橫涉水曰亂新安今
徽州也新安諸水皆會于嚴州淳安溪口合大溪下富陽瀨
灘也嚴光瀨在富陽富春山下釣臺在山上蒼嶺在仙居西
北五十里釣臺與蒼嶺對者相去雖遠而地勢則東西相對
也○此一節敘自縉雲下金華過嚴州以至於子陵之瀨也
言由縉雲之遙出於梅花之橋抵金華而尋赤松想像若存
侶可招也昔者沈約嘗官於此而有八詠之樓西一望茫
然曠闊羣川下接于浙江新安之水橫流合派北注嚴陵但
見釣臺出於碧雲之中遠與仙居之蒼嶺屹然東西之對峙
也

稍之來吳都徘徊上姑蘇烟綿橫九疑潏蕩見五湖日極心更
遠悲歌但長吁迴繞楚江濱揮策揚子津身著日本裘昂藏出
風塵五月造我語知非佞人相逢樂無限水石日在眼徒于
五諸侯不致百金產

稍之漸次意吳都吳王舊都今蘇州也姑蘇臺名吳王所築
日本裘以日本大幅布為之佞不前貌又不通之意五諸
侯蓋魏萬自嵩宋沿吳越至廣陵所歷之地刺史郡守輩也
百金產計物產所直之價數也○此一節言自新安至吳自
吳楚回至廣陵得與相見知其有昂藏之志而非不通之人
相逢之樂不可限量其志在乎泉石而不在乎貨利故雖歷
謁諸侯而不能致中人之產其亦異乎奔走於塵途者矣
吾友揚子雲絃歌播清芬雖為江寧宰好與山公群垂興但一

行且知我愛君、來幾何時仙臺應有期東窓綠玉樹定長三五枝至今天壇人當笑爾歸遲我若惜遠別茫然使心悲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

楊子雲為江寧宰也山公山簡也守襄陽嘗飲于高陽池天壇在王屋山張仙人所居○此一節言其於廣陵將往江寧以及離別贈詩之意謂爾欲往於江寧歟江寧楊宰乃我之友即古之楊子雲也絃歌而治播揚清芬可與襄陽山簡為儔流風遺韻頗相侶也爾或乘興一行與之相見彼且知我之愛君必以君為不凡之士將加禮以相待矣且君之來此也曾幾時乎仙臺亦有定期不可久留東窓玉樹已長數枝期恐過矣王屋山之仙人必將笑爾之歸遲爾固不可以不歸矣其如我之惜別何茫然相思有若黃河之水上流不斷

而相思之意亦不斷雖至白首猶今日也○按白送王屋山
入詩共計一百二十句用二十三韵內名水月三韵俱各重
見豈以篇長句隔前後之意不同故不以重韵為嫌耶大抵
天縱之才隨其情思所到不假勉強而自成章又不可以繩
墨拘也此詩舊分為八節次序紊亂假為大明今定為十節
蓋隨其所至之地而據其所詠之情始終界限亦有可據庶
幾便於討論也

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名炎

我來揚都市送客回輕舸因誇楚太子便覩廣陵濤仙尉趙家
玉英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日送烟雲高搖扇對酒樓持袂把
解鰲前途倘相思登嶽一長謠

賦也揚都揚州也隋煬帝欲都揚州故曰揚都今江都縣是

也舳小船也枚乘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于廣陵之曲江仙尉者漢梅福為南昌尉集官去入傳以為得仙趙炎曾為南昌尉見五雲裘歌故以梅福比之趙家王趙氏璧也七国四豪有趙之信陵君此皆用趙姓故事以美之也長蘆即今滄州之長蘆唐隸幽州○時趙炎之官長蘆李白自揚州送之言我去揚州之市送客乘舟而回因誇枚乘所言楚太子之事便往觀濤于廣陵之曲江所送之客乃少府仙尉也美如趙氏卞和之璧其英風之聞於人者過於戰國之四豪雖信陵之輩不足多也今者赴任長蘆停舟廣陵搖扇而對手酒樓持杯而把乎蟹螯與我敘別情亦厚矣前途倘或為我而相思則當登高以長謠寫情以相寄使音問之不絕可也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千岳泉洒落萬壑樹縈迴東海橫秦
望西陵遙越臺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
翰怀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

賦也稽山會稽山也謝客謝靈運也南史靈運出為永嘉守
郡有名山水恣意遨遊遍歷諸邑皆經旬朔所至輒有詩詠
以致其意世說顧愷之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岩
競秀萬壑爭流會稽記秦望山在會稽城正南秦始皇嘗登
此望南海西陵乃會稽過錢塘舊津處今蕭山縣北近江與
錢塘浙江亭相對越臺即越王臺舊圖經云在種山今卧龍
山之西是也湖即鏡湖濤即浙江之潮也潮有三浪八月十
五而潮最盛俗有美潮之戲傾城士女往觀之潮後海門入

遠望如雪山聲如雷聞數十里枚乘筆即七發所云將以八月之望觀濤于廣陵之曲江但彼云廣陵者揚州也其潮亦以八月望日為盛蓋借用於越中耳如下文所云張翰杯也翰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本非越事亦借用耳天台亦古越地此中謂越也○白送友人尋越中山水極言其山水之美非白身造其地安能言之親切而有味若此乎

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

與子情不淺忘筌已得魚王臺掛寶鏡持此意何如坦腹東床下由來志氣疎遙知向前路擲果定盈車

賦也筌竹器用以取魚者也莊子曰筌者所以求魚也得魚而忘筌晉溫嶠喪妻後姑劉氏有女甚貌姑屬嶠覓婿嶠曰佳婿難得如嶠比何如姑曰何敢比汝數日嶠下玉鏡臺一

拔姑大喜及交禮劉氏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然潘岳貌美
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貌陋每行小兒以瓦石擲
之亦滿車○此送族弟凝求婚崔氏言我與尔兄弟之情本
不淺也今恐尔有室家溺於衽席恩義或疎於兄弟猶得魚
者之忘其釜耳此戒之辭也又言汝如溫嶠以玉鏡臺而
得佳偶意何如乎如義之坦腹於東床志氣自不凡也尔貌
甚都有如潘岳今往乎滁人皆悅汝前途之擲果定將盈尔
之車矣吾亦樂夫崔氏得此佳婿焉

送崔十二遊天竺寺

遙聞天竺寺夢想懷東越每年海樹霜桂子落秋月送君遊此
地已屬流芳歇待我來歲行相隨浮溟渤

賦也天竺西域國名其俗以佛為教流入中國因有天竺寺

錢塘天竺寺在西湖殿宇最盛山有一門南北相望上下有二寺上曰天竺下曰天竺○送崔十二遊天竺因動在已之懷思且言崔之此行亦已晚矣須我來年與尔同往相從浮海以盡其興庶乎及時覽勝無所遺漏斯可也

送楊山人歸天台

客有思天台東行路遠忽濤落浙江秋沙明浦陽月今遊方厭楚昨夢先歸越且盡秉燭歡無辭凌晨發

賦也客謂楊山人也越忽遠意酈道元水經云浦陽江水導源烏傷而經上虞浦陽即今江浦縣烏傷即今義烏縣皆與天台相近楚在西北越在東南無辭者言無得以此為辭也○此送楊山人歸天台言有客遊寸楚地而思天台者向東而行將往于彼路亦遠矣渡浙江經浦陽以入于越乃至天

言理言卷一
台天台越之鄰壤也爾山人者今遊于楚情已厭矣乃欲適
越馳神凝思先形於夢寐之間若然則歸山有日安可勿々
而別乎須盡秉燭之歡無以行速為辭有孤吾之繾綣也
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詩人多見重官燭未曾然興引登山
履情催泛海船石橋如可渡攜手弄雲烟

小阮者阮籍之兄子咸也同為竹林七賢人稱之曰小阮剖
竹者漢與郡守為竹使符台郡在天台下九十里故曰赤城
邊漢已祇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不然官燭登山履泛
海船石橋俱見前○此言仙人之行也往於赤城我家小阮
適守台州好賢樂士律已又廉有靈運登山之興有謝安泛
海之情悠然物表不拘乎勢利者也與爾山人襟期洒落之
相同若往見之宜有遊觀之樂天台石梁如可度與當與我

手以偕行或曰携手者白自言也恐與上文意不相蒙姑俟再詳

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鶴峯舊居

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峯丹崖夾石柱齒齒金芙蓉

賦也黃山圖經云舊名黟山在歙縣西一百二十里高千一百八十仞宣歙饒池等州諸山皆此山之支脈也第四峯有泉沸出如湯嘗湧硃砂世傳黃帝與容成子浮丘公煉丹於此今屬徽州府休寧縣石柱蓮峯齒齒芙蓉皆言峯巒之狀○白送溫處士歸黃山首言黃山景繁云山高四千仞有三十二之峯巒兩崖夾乎石柱若齒齒之與芙蓉參差嵯峨而丹碧之炫耀也是黃山者實為東南之勝仙隱之所宜居也伊昔昇絕頂下窺天目松仙人煉玉處羽化留遺蹤亦聞溫伯

雪獨往今相逢採秀辭五嶽攀岩歷萬重歸休白鶴嶺渴飲丹砂井鳳吹我時來雲車尔當整

昇升同日出曰昇餘皆作升古字通用天目山在臨安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圍八百里有三十六洞寰宇記云山有兩湖若左右目故名天目嘗有人自天目來云山背平穩處有古松數百株高數十尋大者三十圍小者不下二十圍遊者以手連續準之故知其數在唐時松已得名經今又數百年其大可知杭州市中有鬻天目松栽者栽長數寸或盈尺許其葉粗圓勁銳類與他松不同蓋自為一種也仙人煉王者世傳黃帝容成子浮丘公煉丹於此如上文所云也莊子云溫伯雪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焉仲尼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此借伯雪以喻處士也獨往者離群而

遯世也秀三秀紫芝也楚辭云採三秀兮於山間白鶴嶺黃
山頂名丹砂井即湯泉也鳳吹管籥也雲車御也○此一節
言溫處士歸黃山言昔日我曾登乎黃山之絕頂矣山極尊
崇下窺天目但見仙人煉丹之處湯泉沸溢遺迹尚存仙人
羽化矣今不可得而見也亦有溫伯雪獨往山中得與相逢
採秀五嶽遍歷名山倦而辭去將休於白鶴之嶺渴飲於丹
井之泉此地棲真亦我所願我須有時而來尔當整雲車以
先往也

去陵陽東行芳桂叢迴溪十六度碧嶂盡晴空他日還相訪
乘僑躡綵虹

陵陽山在涇縣西南百里竇子明昇仙處也黃山在陵陽之
東淮南招隱賦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迴溪十六度者陵陽至

黃山溪流之多也。盡晴空者，嶂之高也。○此一節言其去陵陽，經桂叢而入於黃山，涉十六之迴溪，陟淩空之峻嶺，地僻山深，人迹罕到，乃處士舊日隱居之地也。向者出遊，今復來歸，我將念予他日相訪，躡彩虹之仙橋，升白鵝之高嶺，庶幾一相見也。

送方士趙叟之東平

長桑曉洞視五藏，無全牛。趙叟得秘訣，還從方士遊。西過獲麟臺，為我吊孔丘。念別復懷古，潸然空淚流。

賦也。長桑，君古之仙人也。史記扁鵲者，渤海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桑君過扁鵲，奇之，常厚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母泄扁鵲。」曰：「敬受教。」乃出其懷中

藥與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注池水露也曰三十日當知物矣
乃悉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
飲藥三十日視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疾洞見五臟癥瘕特以
胗脈為名耳曉猶喻也能也無全牛者莊子庖丁云始吾解
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方法也即所謂禮法也方士者法外
之士也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而丘遊方之內者獲麟臺在
魯西今東平州汶上縣有獲麟渡即其地也○趙叟者方上
也其人善醫藥故以長桑君秘訣言之時將往於山東故有
感於孔子獲麟之事蓋孔子之道不行而終傷於獲麟李白
自知其老而卒無所遇也故念別感懷潛然出涕英雄抱負
而急於功名也如此抑白援孔子以自況其實未必同也

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

獵客張兔置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韓生信英
彥裴子含清真孔侯復秀出俱與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衾卧
盤石斧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履

興也兔置張兔之網也詩云肅々兔置施于中林趙々武夫
公侯腹心青雲人謂廊廟之賢士也盤石大石也斧冰以斧
鑿冰也清真見前○白遊任城與韓準裴政孔巢父張沔明
陶沔等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茲因三人還山白在魯東門
以送之也言獵客張乎兔置其志在得兔也安能得龍虎乎
龍虎固非兔置所能羈者故兔置之小宜乎其所得者止於
一兔之小而已矣以興朝廷設科待士意欲得賢才也然其
所選者文藝之末而已故青雲之士超乎物表者莫能致之

千里之外者乎

我非彈冠者感別但開襟空谷無白駒賢人豈悲吟大道安景
物時來或招尋爾見山吏部當應無陸沉

漢書王吉傳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揚在位貢禹彈冠言其
取舍同也師古註云彈冠者言入仕也開襟開懷也詩小雅
云皎々白駒在彼空谷言賢人不留而隱去也大道安樂物
者言道之大者安於貧賤不見是而無悶也晉山濤為吏部
所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人謂之山公啓事莊子曰是陸沉
者也註云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沉故曰陸沉○言少府此
行必遇知己之薦引我無求仕之心故無彈冠之意以望於
子也惟於感別之時開襟舒懷以盡其情而已矣空谷白駒
何足嘆乎夫道之大者安於時命雖不見用亦無怨尤俟時

而已時之來也或有招尋乎我者我將待價而沽達而無善乎天下亦可也少府今日之赴選為銓曹者必能甄別臧否當在簡拔之數豈終於隱淪而陸沉者乎

對雪奉餞任城六父伋滿歸京

龍旆謝鞭策鷦鷯不司晨君看海上鶴何似籠中鷦

比也謝辭也言不用也龍旆鷦鷯與鶴比當時之賢者也備五色者為鳳多青者曰鷦多黃者曰鷦多紫色者曰鷦司晨鷦也鷦鷯鷦也○此白餞任城六父伋滿歸京言鞭策所以御牛馬而龍虎不用者以龍虎不受制於人而鞭策無所施也鷦所以司晨而鷦鷯不司晨雞惟有一德之靈而鷦鷯乃瑞世之物豈司晨者可比耶海上之鷦昂然迥出於風塵固非籠中之鷦懸命於庖厨者可比也龍旆也鷦鷯也鷦也喻君

子之猶介而孤高者非勢利所能羈縻也白之贈季父而泛言賢人君子之自重如此

獨用天地心浮雲乃吾身雖將簪組狎若與烟霞親

言獨者以見君子之異乎衆人也用天地心者言其用心如天地之大也簪組見前○承上文而言君子者既非利祿之所能拘則其用心之大廓然若太虛之無垠而吾身同乎浮雲亦無所累矣何嘗以簪組之貴而易其烟霞之素志乎此以上皆泛言君子之能輕富貴而安貧賤以起下文所詠之事

季父有英風白眉超常倫一官即夢寐脫屣歸西秦

季父對也馬良眉間有白毫於兄弟中最為長者時人為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景良屣履不躡跟者也脫屣言易也西

秦京也此一節言其有超衆之才雖得一官不以為累秩滿而歸無眷戀也

竇公敞華筵墨客盡來臻燕歌落胡鴈郢曲迴陽春征馬百度嘶遊車動行塵躊躇未忍去戀此四座人餞離駐高駕惜別空殷勤何時竹林下更與步兵鄰

竇公不知為誰必是任城同寅之餞別者也墨客文士也燕歌燕地之歌郢曲楚曲也落雁迴春言其歌曲之妙步兵阮籍也籍聞步兵厨貯酒三百斛求為步兵校尉○此一節敘餞別之意言竇公設宴而衆客來送歌曲極南北之妙車馬催行而留連不去其戀之情駐高駕而致殷勤也此別之後復得何時而相會與吾對父如阮咸阮籍結為竹林之樂乎

魯郡堯祠送吳五之瑯琊

堯沒三千歲青松古廟存送行奠桂酒拜舞清心魂
日色促歸人連歌倒芳尊馬嘶俱醉起分手更何言

賦也三千歲自堯至唐甲子之大數也桂酒之馨香者也
楚辭云奠桂酒兮榘漿皆言香也清心魂者悅懌而一於敬
也連歌相續而歌也○李白於堯祠送人遂以堯祠起詠言
堯之沒已久矣青松古廟至今尚存百世瞻仰有如一曰我
今送行於此餞別之際自奠酒於廟中再拜且舞清心致敬
蓋古昔先聖棲靈之所乃後人瞻仰而興思者也豈敢慢乎
然於此送行日又晚矣日色催人似不可留於是連續而歌
倒尊而飲以盡別情賓主俱醉馬鳴蕭蕭起而分手將遠離
矣夫何言乎不言則其感傷之意可知矣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

客自長安來還向長安去狂風吹我心西樹咸陽樹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望之不見君連山起烟霧

賦也長安關中之地秦時鄉名也漢高建都名仍其舊六年更咸陽曰長安咸陽秦舊都也唐都於此名曰西京○白送韋八之西京白與韋八俱西京人皆唐宰相之舊族也特白客於山東之金鄉因韋八歸西京白有思歸之念曰心掛咸陽樹者自山東而思咸陽也心懷舊都眷戀悲切離亂之餘蓋欲歸而不得耳

送族弟凝至晏祠單父三十里

雪滿原野白戎裝出盤遊揮鞭布獵騎四顧登高丘兎起馬足間蒼鷹下平疇喧呼相馳逐取樂銷人憂

賦也戎裝戎服也盤樂也盤遊樂遊也書曰盤遊無度禽田
獵也書曰外作禽荒鷹田獵所以攫兎者也○白送弟西
歸蓋因出獵而與之言別也謂夫冬雪滿野戎服出田登高
四顧視禽獸所聚之處而後但見狡兎起於馬足之間蒼鷹
下於平疇之中獵者喧呼競相馳逐取樂以銷憂也

捨此戒禽荒徵聲列齊謳鳴雞發晏垌別鴈驚涑滿西行有東
音寄與長河流

徵召也徵聲呼召其歌者也宮中行樂詞云徵聲出洞房林
外謂之垌晏垌地名白自註云單父三十里白時客於單父
送弟凝至晏垌而有三十里之遙也涑水名出代郡東南入
海寢蓋自晏垌西行之涑滿也東音寄音於東也○承上言
出遊田獵雖云樂矣樂而大過則為禽荒宜舍此以自戒田

獵既休吾弟啓行於是徵歌餞別陳列齊謳曉出單父至于
晏垌遙望深滯心驚別鴈自單父西行往於代郡我仍留滯
於東魯地之相去不啻千里若有聲問相通則當付與長河
之水順流而東庶乎達於我之所在也○按此詩本意送行
出遇田獵就以獵事說起到送別處似難遣文白却云舍此
戒禽荒便幹轉生意相承說到送別順流而下畧無牽強痕
迹雖以勉成有若天授孰謂白詩空疎而搆思綴辭若此婉
麗者乎

送魯郡劉長史遷弘農長史

魯國一杯水難容橫海鱗仲尼且不敬况乃尋常人白玉換斗
粟黃金買尺薪閉門木葉下始覺秋非春

賦也一杯水之至小者也橫海鱗魚之至大者也仲尼聖

人也尋常凡人也蘇秦曰楚國粟貴於玉薪貴於桂木葉下
秋時也○此送魯郡劉長史遷弘農也言知賢者乃能養賢
今魯國之不能容人不知賢人故也如孔子大聖尚不知敬
況常人乎且其國小而貧粟貴如玉薪貴如桂客遊難難閉
門窮居歲月易邁忽見木葉之凋零始覺秋來而春去矣是
魯人之謾賢致客居之窮困又焉能知所敬者而敬之乎此
長史所以有弘農之遷也

聞君向西遷地即鼎湖鄰宝鏡匣蒼蘚丹經理素塵軒后上天
時攀龍遺小臣及此留惠愛庶幾風化淳

弘農屬陝在魯之西鼎湖攀龍鑄鏡俱見前○言弘農即是
軒后鑄鼎之地劉長史即是軒后所遺之臣也軒后雖昇天
而從臣之遺於今日者尚能敷教化美風俗也此一節言其

遷於弘農事蓋期之、辭○予讀此詩初不解其用弘農鼎湖事疑弘農恐亦有鼎湖也遍考諸書而無所見始知欲言劉長史為古之賢臣乃設為軒后昇天群臣皆得攀龍而去獨留此一入於後世至今日乃遷於弘農得以興惠愛美風俗也託辭以贊美之猶言生唐為後身與孔明三代之遺村意亦相仿

魯縞如白烟五縑不成束臨行贈貧交一尺重山岳相國齊晏子贈行不及言託陰當樹李忘憂當樹萱他日見張祿綈袍懷舊恩

孔安國曰縞白繒也韓安國曰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蓋繒之出於魯者為最薄產於齊者為美故曰齊紈在齊魯俱有善惡之不同然魯終不如齊之善各就其重者言之耳子夏傳

曰五縑為束三玄二縑象陰陽也老子曰仁者贈之以言晉
趙鞅謂陽虎曰樹廷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國風云焉
得諼草言樹之背音北註云萱草令人忘憂綈袍事見前○
此敘贈別之意言我在東魯而送子西歸將何以贈惟有魯
縑而已魯縑甚薄五縑不成一束以此相贈佯乎薄矣然在
情而不在物也故雖一尺之微亦如山岳之重昔者晏子贈
孔子以縑帶不若老子之送孔子贈之以仁言也吾亦有言
以贈子烏在魯縑之薄乎况吾與子又有依歸之義夫樹廷
李者註之以休息樹萱草者資之以忘憂交良朋者望其施
麗澤我如須賈他日倘或得見張祿綈袍戀々寧無故人之
意乎或云白以張祿自比恐未見有望於故人之意也是乃
以彼望我而我重矣白意恐未然耳

魯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張子還嵩陽

送別枯桑下凋葉落半空我行憊道遠爾獨知天風誰念張仲蔚還依蒿與蓬何時一杯酒更與李膺同

賦也曲腰桑者必古桑也魯北曲腰之桑亦猶易水之桑乾云古樂府枯桑知天風張仲蔚平陵人所居蓬蒿沒人李膺字元禮漢之賢人也直道不容於時人得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此白送張子還嵩陽也言魯城之北桑葉凋落已過半矣歲暮天寒我行遠道憊然不知爾枯桑也獨能知天之風我反桑之不如矣君如仲蔚所居之地蓬蒿沒人誰復有念君者我與君為相知耳送君北郭遠返嵩陽何時更有一杯之酒再得與君而同飲乎○按白以仲蔚比張子以李膺自比皆用同姓古人以相議擬不肯少貶此白平生自負

之志也

送族弟單父主簿凝攝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橋却回棲霞
山留飲贈之

吾家青萍劍操割有餘閑往來糾二邑此去何時還

比也青萍劍名操割者操刀而割物也左傳子產曰未能操
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糾督也○白之族弟凝為單父主簿
攝宋城白送之城南而作此詩言吾家之弟有應務之林亦
如寶劍之利以之割物恢乎而有餘閑之地不勞力而物無
不解者吾弟主簿於單父而攝事於宋城往來二邑督理庶
務不勞餘力而邑政無不舉者今往宋城又當何時而還於
單父乎

鞍馬月橋南光輝岐路間賢豪相追餞却到棲霞山群花散芳

園斗酒開離顏樂酣相顧起征馬無由攀

月橋城外濠河之板橋也河彎如月形故曰月橋棲霞山在單父城南○言相送之鞍馬俱出於單父之橋南而光輝映於岐路之間豪士追餞於棲霞之山斯時也群花明媚斗酒相歡酒既酣矣相顧而起驅馬以行不可得而留也○按此詩與前送族弟凝至晏垌之作同出一時此詩在單父之南郭而前詩在單父三十里之外蓋出郭餞飲因而觀獵遂至於三十里之遠耳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

賦也石門地名在魯子路宿于石門疑即此地今兗州平陰

縣有石門嶺、出岩竇中長數百步高闊各三丈許陸路通
濟南東平兩端方竅從下望之宛若大門土人乎為石門泗
水徂徠俱在石門之西○此白於魯東石門送杜子美也言
既醉而別復有幾日之相聚乎俱客於魯相與登臨極其歡
洽而一旦分携於石門之路不知此後復於何日重相會乎
斯時也秋波落於泗水之中海色明於徂徠之上吾二人者
迹若飛蓬隨風飄轉各自分散再會之期不能預定今茲酌
別且盡掌中之杯以相繾綣可也○按白遊山東之時適杜
甫趨庭之日故得相會於此杜將先歸而白送之也杜嘗尋
白誤落蒼耳中豈亦在於此地歟二公平生相知相敬斯文
氣誼之厚可見矣

魯郡堯祠送張十四遊河北

猛虎伏尺草雖藏難蔽身有如張公子骯髒在風塵豈無橫腰
劍屈彼淮陰人擊筑向北燕歌易水濱歸來泰山上當與尔
為鄰

賦也尺草之淺者也骯髒高元貌淮陰人淮陰市中少年
也韓信貧困時嘗為淮陰市中少年所侮俛出胯下高漸離
擊筑與易水歌俱見前○此送張十四遊河北也言猛虎雖
伏於淺草之中而文章炳耀終莫能掩非淺草所能隱蔽也
有如張公子者雖在風塵之內而骯髒挺拔者自出於稠人
之上豈無腰間之劍而肯屈折於少年之常人乎蓋丈夫所
抱者大弗以小節而自沮又如高漸離擊筑於北燕荆軻高
歌於易水意氣激昂皆享出也張公子之虎伏者今將遠遊
於河北矣與此數子又可異乎其慷慨大節畧相侶矣河北

之遊有時而歸或來於泰山之上我當與尔為鄰相與遨遊
於石門竹溪之上以從隱遯可也時白在魯故望其復從河
北而來歸也

杭州送裴大澤時赴廬州長史

西江天柱遠東越海門深去割辭親戀行憂報國心好風吹落
日流水引長吟五月披裘者應知不取金

賦也天柱山名漢書云武帝登瀛天柱山文穎曰天柱在瀛
縣南屬廬州或曰今安慶潛山是也西江者在大江之西也
海門在杭州錢塘江外海上堪蕭二山相對如門辭親戀者
戀於辭親若不忍舍意也披裘者嵇康高士傳披裘公吳人
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有遺金時當五月見披裘負薪者顧
令取金公投鎌嗔曰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

驚問其姓名不荅而去○裴長史之任廬州白在杭送之意
謂廬在西江近於天柱杭在東越近於海門自杭至廬千有
餘里去則舍辭親之戀行則懷報國之憂移孝為忠國尔而
忘家矣好風吹乎落日流水引乎長吟送別之時光景如此
情可知也且君之操身廉而不污有如古人雖處至貧亦不
苟取當盛夏披裘負薪不肯拾遺金於道路是能固守其窮
者也以此居官夫何媿乎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真訣自從茅氏得恩波應
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棲珠樹
鶴何年更向帝城飛

賦也初衣猶云舊服也楚辭云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

吾初服製艾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此隱居之服即所謂初服也長生不死也息機無為也洞仙傳茅濛字初成從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瑤臺仙臺也淮南子云崑崙中有曾城九重珠樹玉禾○賀知章歸四明玄宗命群臣作詩以送之白亦應制而作此詩言知章久無榮祿之心而遂修夫隱居之服蓋欲學長生之術習無為之道其真訣秘傳得於茅君自鬼谷子以來有所授受者也泛洞庭而四明與朝廷日相遠而恩寵稀闊矣學道從仙則當遨遊於瑤臺仙嶠之間化鶴而棲於珠樹之上然而戀闕之心終不能已試問珠樹之鶴何時更向帝城而飛以慰聖主眷之情乎○按知章為秘書監請為道士以還鄉里詔許之賜鑑湖剡溪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而此詩為應制者蓋又詔百官

作詩以贈之也時白在翰林故有此作况白於知章舊有薦舉之恩雖無制命能忘言乎

送竇司馬貶宜春

天馬白銀鞍親承明主歡闔鷄金宮裏射鴈碧雲端堂上羅中貴歌鍾清夜闌何年謫南國拂劒坐長嘆趙璧為誰點隋珠枉被彈聖朝多雨露莫厭此行難

賦也天馬者天子之馬也故天子之廐曰天廐又曰天閑闔雞者明皇有五坊闔雞小兒射鴈者田獵也闔雞射雁皆明皇時遊樂之事竇司馬無所考蓋亦嬖倖之徒也點者蒼蠅之點玉也彈者以珠而彈雀也說苑云隋侯之珠用之彈雀不如泥丸○竇司馬不知為何如人必當時之近倖後以事而謫於宜春故白敘其先蒙恩寵而後見貶末復為寬之

辭集其有收用之日抑此詩也白在翰林時而作歟

送賀賓客歸越

賓客唐東宮官名

鑑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賦也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義之傳山陰道士養好鶩義之往觀之意甚悅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去李白送賀知章而以義之言者蓋義之清真好道知章末節畧與相同擬人必於其倫非苟然也但義之之清真猶存心於大義如諫北伐之書甚切朝廷之大務非如知章為道士而甘於異端懵然不知出處之正者也○按義之本為道德寫道德經而白云黃庭者豈有所未知耶九方相馬志在筋骨而驪黃毛色或失之辨詩以神就而興趣所

到不暇於瑣碎撿點耳○知章於長安見讀李白蜀道難一篇曰子真謫仙人也嘗薦居翰林可謂知已有恩者矣及知章歸白送之詩止於如此畧不見感恩圖報之意可見古人之大節不在於兒女之諂諛若今人必以為簡謾忘情而作者亦將自嫌為寡情矣去唐不遠而俗陋若此何耶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

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尊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風吹芳蘭折日暮鳥雀喧舉手拍飛鴻此情難具論同歸無早晚潁川有清源

賦也青綺門即青門長安之東門也芳蘭飛鴻以喻君子鳥雀以喻小人高士傳許由隱于中岳潁山之陽中岳即嵩山也潁水出其下○此送裴圖南歸嵩山言圖南之歸何處而

可與為別乎在乎長安之青綺門蓋自長安往高山者由青
門而出也胡姬延客共醉金尊臨岐分手我獨有贈言也方今
之時君子之道日消若芳蘭被風之損折難獨存矣小人之
道日長如鳥雀薄暮而喧噪乃自得也其見機而作者又若
飛鴻之冥々將與世而相遺矣此情此意有難以盡言者惟
宜高蹈而遠引同歸於嵩山之下潁水之濱棲遲自達斯可
也

其二

君思潁水綠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為我洗其心洗心得真
情洗耳徒買名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

賦也洗耳者巢父也繫辭云聖人以此洗心買名者有意於
求名如買物然蓋以利言也江淹書云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前詩期之同歸於潁水此言忽復歸於嵩山蓋潁水在嵩山之下由潁水以入嵩也昔者巢父因堯讓以天下而洗其耳仍恐未必出於真情惟能洗心乃真情也洗耳者或涉於好名君歸嵩山宜洗其心願勿以好名為事然君子不果於忘世也當如謝公始卧東山終為蒼生而一起治其亂扶其危斯可也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

秦地見碧草楚謠對清尊把酒爾何思鷓鴣啼南園予欲羅浮隱猶懷明主恩躊躇紫宮戀孤負滄洲言終然無心雲海上同飛翮相期乃不淺幽桂有芳根

賦也秦在長安桂陽在楚之地多鷓鴣鷓鴣初飛必南向羅浮山在廣東增城博羅二縣之境紫宮天子所居之宮也西

京賦云正紫宮於未央滄洲本仙人十洲之一今言隱居
皆曰滄洲幽桂者即招隱詞所謂桂樹叢生兮山之幽○白
送族弟襄歸桂陽言在秦地春日草綠之時則為楚歌以對
清尊之酒將以送遠楚之人也尔歸桂陽想鷓鴣以啼於南
園矣故欲歸之心甚速且桂陽之地近於羅浮羅浮者天下
之名山也我欲就彼而隱居未遽去者猶懷明主之舊恩以
此眷戀乎紫宮孤負滄洲之至願然終是無心之雲翻飛於
桂陽羅浮之上矣相期之意不淺將與子攀桂徜徉以卒歲
也

送外甥鄭灌從軍

丈人蛇矛出龍西彎弧拂箭白猿啼破胡必用龍韜策積甲應
將熊耳齊

賦也矛有枝兵也蛇矛狀長而細曲者也出言其人之出於
隴西也古語云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晉載記陳安敗死隴上
人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淮南子云楚王
有猿逸于殿使養由基射之矯矢未發而猿抱柱彌矣太公
兵法六韜有龍韜漢紀光武降赤眉賊於宜陽積甲與熊耳
山齊○此送外甥鄭灌從軍言其有驍勇之姿手握丈八之
蛇矛生於雄武之地豪悍勇猛宜乎無敵彎弓拂箭而白猿
已啼蓋其射藝之精而鋒鏑之下無遺物也夫勇必有謀可
能制勝須運六韜之籌策師尚父之鷹揚掃蕩胡氛破其醜
類使其解甲投降如光武之伏赤眉積甲與熊耳山而相齊
也

又

月蝕西方破敵時及瓜歸日未應遲斬胡血變黃河水鳥首當懸白鵲旗

賦也西方太白之位也月蝕西方太白之入月也酉陽雜俎云太白聞祿山反作胡無人詩曰太白入月敵可摧後祿山死日果見太白蝕月或曰昴為胡星昴亦西方之宿也月食昴而胡亡此言月食非食昴也前說為是左傳瓜期而往及瓜而代白鵲旗蓋畫鵲於旗如鳥隼之旗也白主兵鵲主喜豈亦報捷之旗歟○言太白食月胡亡之兆天意亡胡敵可破矣破敵功成及期而歸必不遲也殲厥渠魁鳥首於旗將以暴其惡而聲其罪於天下矣

送于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嵩山

吾祖吹簫籥天人信森羅歸根復大素群動熙元和炎二四真

人摘辨若濤波交流無時窅楊墨自成科

賦也吾祖謂老子李氏以老子為祖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
橐籥乎又云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列子云大素者
質之始也炎、猶赫也盛貌蓋贊之辭摘舒也摘辨舒
布其辭辨也真人至人也四真人著莊老列文也唐制天寶
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時元載策入高第後為相
楊墨當作副墨莊子云不死不生之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
子聞諸洛誦之孫注云副墨者可以副貳於玄墨也洛與絡
同誦與通同古字通用絡通者言其包絡而無所不通也墨
乃窮冥之意即所謂玄之道也科設科取士也唐有四子
學策取進士○于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嵩山白作詩以送
之言吾祖老子者道德之宗也明造化聚散之機洞天人

終之理謂其斂而藏之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其散而出之也群動熙熙合為太和此道相傳而不絕則有莊子列子與文中子者以繼其緒赫々哉皆古之所謂真人也此四真人者各有所作筆之於書舒展辨論辭若波濤浩浩湯湯而流而不竭皆玄々之理深墨之道也專門設科以垂後世創一家之說趨之者衆而當世亦以是而取士也

夫子聞洛誦誇才々故多為金好踴躍久客方蹉跎道可束賣之五寶溢山河勸君還嵩丘開酌盼庭柯三花如未落乘興一來過

夫語辭子謂于十八也洛誦註見前莊子曰大治鑄金踴躍曰我必為鏐鄒大治必以為不詳之金此喻誇才之病也誇才者自負其才而誇耀於人也賣道者謂枉道輕身以求人

也五寶未詳或曰即五金也鹿革事類天漢間西漢武帝年
號有道士自外國得具多子種於嵩山之下一歲三花○言
汝既聞洛誦之說則包絡而無所不通才固多矣靜默自守
斯可也苟或自多其才炫耀於外以求人知譬若治中之金
而好踴躍人必以為不祥矣道宜自重不可賣也設或可賣
所得雖多人必惡其枉己以為賤丈夫矣又何益乎道果不
可賣也吾將勸子還於嵩山之故居引壺觴酌庭柯趁此三
花未落之時我亦乘興來過與子同徜徉也又何必干人以
求夫声利乎

送族弟綰從軍安西

漢家兵馬乘北風鼓行而西破犬戎爾隨漢將出門去剪虜若
草收奇功

賦也犬戎西戎也漢家謂當代也義見前○此白送族弟綰從軍於安西也言西戎擾邊天子震怒命將出師以征討之乘北風而鼓行可指日而破敵矣爾從軍於行伍舍室家而遠離將以剪除醜虜若刈草菅收奇功以獻于天子之庭者可坐而得也

君王按劒望遠色旄頭已落胡天空匈奴繫頸數應盡明年應入葡萄酒宮

賦也按劒怒也陸機詩云天子按劒怒繫頸者凡降人皆以組自繫其頸也數胡運也數盡謂胡運將終也葡萄酒宮在長安上林苑漢元壽三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葡萄酒宮○言匈奴擾邊天子赫怒命將出征遙望邊色以察灾祥占勝負但見旄頭之星已落胡天漠然而空虛無有氛侵之障翳蓋

天厭醜虜其運將終數應盡矣若以歲月計之明年當自來
朝舍吾上林之苑館於葡萄之宮天子無復有命將之勞而
師旅亦無役征之苦矣今日吾弟之西行夫何畏憚之有哉
送梁公昌從信安壯征

入幕推英選捐書事遠戎高談百戰術鬱作萬夫雄起舞蓮花
劍行歌明月宮將飛天地陣兵出塞垣通

賦也幕者將帥出征以幕為府謂之幕府役事於幕府者謂
之入幕晉謝安謂郝超曰郝生可謂入幕之賓矣鬱文貌作
文辭也鬱作者言文辭鬱然而有章也蓮花劍古者劍首刻
水作蓮花初生之狀李廣守北平匈奴彌為飛將軍虎韜太
公兵法有天陣地陣日月星辰左右向背為天陣丘陵水泉
前後左右為地陣車馬文武為人陣塞垣邊城也謂之塞者

所以雍塞夷狄者也○此送梁公昌後信安壯征言其為入
幕之佳賓極一時之妙選捐棄儒業以即戎車高談百戰之
術起舞蓮花之劍制作有萬夫之雄行歌於明月之下能文
能武有用之才也選居幕府以資戎機故大將勇猛而行師
有方統兵禦邊而夷人遠遁資助功成而凱還有日矣
祖席留丹景征旌拂彩虹旋應獻凱入麟閣佇深功

丹景日也旋如旋踵之旋言不久也凱樂也大司馬行師有
功則凱樂獻于社佇待也○此敘送別之意言役征遠行賓
朋餞送祖席臨道而留連征旆飛揚而遠舉此行也吾知其
不久而成功將圖形於麟閣為一代之勲臣也

送白利從金吾董將軍西征

西羌延國討白起佐軍威劒決浮雲氣弓彎明月輝馬行邊草

綠旌卷曙霜飛抗手凜相顧寒風生鐵衣

賦也西羌西夷也漢有東羌西羌西羌本出三苗其國近南
嶽舜流之三危河閔之西南羌是也其地濱於賜支至乎河
首綿地千里賜支即禹貢之析支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
壯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牧產為
業延猶致也莊子曰天子之劒上決浮雲抗舉也鐵衣甲也
○白利從董金吾西征白送之謂西羌久為邊患以致朝廷
用師討之有如白起者為之大將以佐軍威劒決浮雲弓彎
明月勇氣可以冠三軍也馬行邊草旗卷曙霜先聲可以懾
敵人也臨岐相別舉手回顧寒風淒淒生於鐵衣之上則凜
然有不可犯之威矣羌賊聞之寧不為之寒心乎

送張秀才從軍

六駁食猛虎恥從馮馬群一朝長鳴去矯若龍行雲壯士懷遠
畧志存解世紛周粟猶不顧齊珪安肯分抱劒辭高堂將授崔
冠軍長策掃河洛寧親歸汝墳當令千古後麟閣著奇勲

興也駁上馬也其狀如馬鋸齒食虎豹駭馬之鈍者也矯強
貌世紛世事之紛紜者珪貴者所執之玉也魯仲連不受齊
爵逃之海上漢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將軍師古云
言其在諸軍之上也時崔光遠由汴州刺史為魏州節度使
故李白擬之為霍去病云河洛河南洛陽也是時皆為史思
明所據墳涯也汝墳汝水之涯也詩國風云遵彼汝墳而張
秀才之家在焉夷齊恥食周粟事見前○此白送張秀才後
軍也以六駁而興猛士言駁馬之食虎豹其猛無比豈為馬
所可群哉矯々然若雲中之龍也壯士之懷遠畧者豈非俗

之所能拘哉其立志之大者將欲解世紛以拯時亂也故夷
齊不食乎周粟仲連不析乎齊珪一則欲存君臣之大義一
則欲息列國之兵爭皆古之賢人也尔宜以古人為法抱劒
出門自投於崔節度之麾下獻長策以掃河洛之腥羶削僭
偽以靖王室之多難待至功成寧親於汝墳之傍著奇勲於
後世而圖形於麟閣之上斯可也此亦儒者之能事也可不
勉哉○按六駁與駁馬恐是二物詩國風云隰有六駁六駁
者木也白云六駁者駁獸馬也合為一物恐一時之誤耳大
抵白之天資高邁於細微處或疎畧耳九方相馬固不得以
毛色之訛而病其筋骨之精也

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

一作送族弟鎰

魯客向西笑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髮白憶明光宮復羨二

去才華冠世雄平衢騁高足逸翰凌長風舞袖拂秋月歌筵
早鴻送君日千里良會何由同

賦也魯客白自謂也時白客於魯故以魯客自謂西長安帝
京也曾任東長安在西桓子新論云人聞長安之樂出門則
西向而笑明光宮漢官也漢書元后弟成都侯王商嘗病暑
從上借明光宮以居二龍者兄弟之喻也後漢許劭與兄許
虔並知名時人呼為二龍冠世雄言其英雄出乎一世之上
也高足馬之善走者也逸翰鳥之善飛者也○白於魯中送
二弟赴舉西京言我為魯地之客西望長安欣然而笑非不
樂也然而君門萬里遠若夢中徒爾懷思而卒莫能至也我
之不幸而見遂髮已白矣日憶明光之宮一念之誠未嘗敢忘
也復羨吾之二弟俱有冠世之才華辟如良馬之騁乎平衢

而高材疾足之莫及逆翰之遇乎長風而摩空拂雲之不已
茲當赴舉於西京歌舞以餞送自曾而往乎長安日行千里
之遠天倫之樂何時而復可同乎是則吾雖不遇而吾弟之
遇者亦可以慰吾之宿心矣

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錄畢歸北海齊州

道隱不可見靈書藏洞天吾師四萬劫歷世遞相傳別杖留青
竹行歌躡紫烟離心無遠近常在玉京懸

賦也隱猶晦也此所謂道即老子之道也莊子曰道不可見
見而非道也靈書即道書也道經有靈書二十四事乃老君
授青童大君者劫世也釋謂之塵道謂之劫儒謂之世別枝
者費長房別壺公歸公與一竹杖曰但騎此得到家房騎竹
杖忽如夢寐已到家視之乃青龍也玉京即所謂天上白玉

京也○此白因高師傳道錄歸北海而錢之言道之隱晦不可得而見也所可見者寓於書耳書為靈書藏於洞天之中世々相傳今至吾師已歷四萬劫矣吾師得此靈書傳錄既異相別而歸留青龍之竹杖躡紫烟而凌虛將自此而至夫玉京矣吾之思君者又何嘗有遠近之殊哉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平声子世稱賢

賦也張翰字季鷹吳人嘗有詩云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自晉至唐開元間五百年矣夫子稱張十一也○送張十一再遊東吳言吳中舊時有張翰黃花之句辭俊逸而意清新可謂人物之風流者矣至今五百年間復有何人能繼其作乎繼之者夫子也舉世皆以為賢雖使張翰復生不多讓也

再動遊吳掉還浮入海船春光白門柳霞色赤城天去國難為
別思歸各未旋空餘賈生淚相顧共淒然

白門金陵白下門也○言汝昔遊于吳今復再遊遂浮于海
將自金陵之白下以往天台之赤城去國遠行難為別矣又
况各有歸心一時未得歸乎我如賈誼進不見用於朝廷退
不得志於王國命途多舛臨岐下泣淒然相顧良可悲也

送紀秀才遊越

海水不滿眼觀濤難稱心即知蓬萊石却是巨敖愚簪送爾遊華
頂令予莊舄吟仙人居射的道士住山陰禹穴尋溪入雲門隔
嶺深綠蘿秋月夜相憶在鳴琴華平声

賦也不滿眼者言其小也蓬萊仙山在海中會稽舊志蓬萊
山正值會稽故會稽有蓬萊閣梅溪會稽賦云直海上之

萊蓬萊之山古人以為巨鰲之戴簪也華頂者華山也在會稽南四十里晉僧曇翼棲此誦法華經因置寺焉其山十峯其水雙澗今天衣寺是也莊烏越人仕楚為執珪病而思越為越吟射的山在會稽相傳為仙人射箭之所東峯有射的遙望山壁白點宛如射侯山半有石堂乃仙人之射堂土人常以占穀貴賤俗語云射的白米斛百射的玄米斛千禹穴張晏云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山上有孔穴相傳禹窆此穴中雲門寺與禹穴相近觀濤好鶩俱見前○送紀秀才遊越此白在金陵時作也言海水之大尚不足觀廣陵之濤乃一方之小水耳何足觀乎由廣陵而會稽則有蓬萊之石乃巨鰲之簪也庶乎可以觀矣且會稽之勝槩不一而是又有法華之名山予嘗寓焉今因送汝未免起懷舊之思猶莊

鳥之仕楚終不忘越猶作越人之吟也然射的之山仙人所
居山陰之地道士所住禹穴沿溪雲門隔嶺皆吾舊遊之境
今雖久別而離居思欲鳴琴以自適不可得矣送子徃彼能
忘情乎

送長沙陳太守二首

長沙陳太守逸氣凌青松英主賜五馬本是天池龍湘水廻九
曲衡山望五峯榮君按節去不及遠相從

賦也長沙唐屬湖南道逸氣者放逸而不可羈者也如吳質
謂劉公幹有逸氣晉史賀桓溫云挺雄豪之逸氣湘水之流
九曲衡岳五峯如蓮花望者峯相望也節驗也以竹為之天
子所使之臣持以為信師古云按節猶列節也五馬天池俱
見前○此送長沙陳太守言其有超群之才膺郡守之命而

官於湘水衡山之地按節南行道路不及相從但能於此相送而已矣

其二

七郡長沙國南連湘水濱定王垂舞袖地窄不迴身莫小二千石當安遠俗人洞庭鄉路遠遙羨錦衣春

賦也唐書分天下為十三道而長沙屬荆南凡七郡漢定王來朝景帝使諸王更前為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垂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益以武陵零陵桂陽三郡二千石漢志郡守中二千石皂蓋朱兩轡師古註云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為言滿也月得一百八十斛是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也遠俗人猶言遠方之人蓋長沙上唐之京師為僻在東南

故謂之遠方鄉路錦衣者周高祖謂劉雄曰古人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以卿為本州何如○言荆南七郡而長沙為舊國南連湘水之濱乃漢定王所封之都也定王嘗以地狹不足廻旋今者君為郡守食二千之祿乃古諸侯之爵也安可以為小哉夫官爵之崇卑要以盡職為貴君為長沙當安遠俗之人使遐方之赤子皆得其所斯無負朝廷用人之意長沙洞庭鄉路雖遠我亦遙羨夫君有畫錦之榮也豈陳太守之家在洞庭之傍去長沙為不遠者歟

送楊燕之東曾

關西楊伯起漢日舊稱賢四代三公族清風播人天夫子華陰居開門對玉蓮何事歷衡霍雲帆今始還

賦也楊震字伯起時人稱為關西夫子官至太尉震子秉

子賜之子彪凡四世皆為太尉太尉漢之三公也人天者猶
言人間天上也播人天者言其清風揚于兩間也夫子謂揚
蕪也華陰華山之陰也玉蓮華山之蓮峯也衡山記云衡山
南嶽至黃帝時乃以瀟霍二山為副漢武帝南巡以衡山遐
遠乃徙南嶽之祭於盧江瀟山北以瀟霍為副也○送揚蕪
之東魯言揚之先世有揚伯起者時人宗之號為關西夫子
乃漢之賢人也四世相繼位至三公而清風播於兩間迨至
於子居於華陰所居之地正對蓮華之峯幽棲勝槩不假外
求何事遠出歷衡山至瀟霍瞻日逾時今乃携舟過金陵而
始還乎還至金陵而又將往乎東魯矣蓋白在金陵過其還
而復送之往東魯也

君坐稍解頰為我歌此篇我國侯門士謬登聖主筵一醉金華

殿踰登長江邊二子魯門東別來已經年因君此中去不覺淚如泉

解顏笑也為我因我也此篇者即送之詩也筵坐席也鋪陳曰筵金華殿名漢書賜勸講金華殿筵醉殿者乃白石見金鑾帝為調羹又召為樂章時白已醉拔筆成文帝愛其才嘗侍帝醉帝使高力士為脫靴踰墮夫勢貌長江邊金陵也二子伯禽及女也時白寓金陵其子尚在魯此中指魯也○上節敘其遊於衡霍之間此則言其之東魯也我於客次與君偶坐君稍解顏而一笑者因我作為此詩以送君也詩能動物而怡人也有如此哉然我亦是侯門之客深蒙天子之寵堂醉於金鑾之殿榮華冠乎一時自謂富貴長如此也不意失勢棲遲於長江之濱旅食金陵未遂東歸吾有二子尚

在於魯別來已經年矣送君往彼因思吾子之相離不覺
下之如泉矣君行至魯當為我而一問訊焉

送蔡山人

我本不棄世之人自棄我一乘無倪舟八極縱遠控燕客期躍
馬唐生安敢譏採珠勿驚龍大道可暗歸故山有松月遜爾翫
清輝

賦也無倪者無涯際也燕客蔡澤也史記蔡澤燕人從唐舉
相舉初戲之澤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耳舉曰先生
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而去謂御者曰持梁刺齒
躍肥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間揖遜入主之前食
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採珠勿驚龍謂取富貴者不宜觸人
主之怒也大道可暗歸者謂退當隱晦以全其身也遲待也

○此送蔡山人言我本濟世之人無有棄世之心乃世不我用而自棄乎我耳故我得以逍遙於物外乘無倪之舟縱八極之柁為汗漫之遊於功名富貴無所累也尔如蔡澤自期躍馬以取富貴彼唐舉者雖工於相人之術安敢戲言以相譏乎苟能探驪龍頷下之珠勿驚其睡則免螯粉之害可遵大道而暗歸則得珠而身全矣尔或一出倘有所就即當知幾而潛退故山松月我將待尔同翫其清輝可也

送楊山人歸嵩山

我有萬古宅嵩陽王女峯長留一片月掛在東林松尔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

賦也萬古宅長生之居也王女峯在嵩山頂有王女洗頭盆菖蒲即仙草也漢武帝祠嵩山中嶽夜半忽有仙人至武帝

禮而問之仙人曰吾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
長生抱朴子曰菖蒲石上生一寸九節紫花者尤善○此送
楊山人歸嵩山也言我有萬古之宅與天地相為終始可為
長生之居者在乎嵩陽下女之峯長留一片明月掛于東林
松樹此處是吾之宅也尔往嵩山採拾仙草以為大藥草乃
九節之菖蒲耳其花紫茸者可為服食之資汝宜掇拾之也
尔歸嵩山服仙草當與仙人同歸歲晚之時我或訪尔騎白
龍以飛昇可也

送岑徵君歸鳴皋山

岑公相門子雅望歸安石亦世皆夔龍中台竟三圻至人達機
兆高揖九州伯柰何天地間而作隱淪客

賦也岑徵君疑即岑參也杜詩云岑生多奇語性亦好杯酌

又云岑參兄弟皆好奇蓋其人能詩酒與李杜相交好道而
隱者也岑氏在唐為宦族自太宗至武后時有岑文本岑義
岑長倩三人皆登相位徵君其後系也故曰相門子雅望者
平素之聲聞也謝安少有重名弈世累世也夔龍皆舜之相
晉張華為開府儀同三司少子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不從
曰天道玄遠惟修德耳不久果被誅機事機兆朕兆皆理之
先見者治亂之所由分也伯長也九州之牧也桓譚新論云
天下神人五一日神仙二曰隱淪靈運詩云既往隱淪客○
此詩送岑徵君歸鳴皋山也言岑公乃相門之子家聲聞望
同於謝安累世相唐猶舜時之夔龍也不幸中微台星三圻
相業雖隆今亦已矣公為至人能達機兆遨遊諸侯之間宜
有舉用之期奈何不遇而長作隱淪之客乎

貴道能全真潛輝卧幽鄰探元入窅默觀化遊無垠

貴道猶言重道也全真者全其本然之真也幽鄰靜處也元者天地之始化者育物之道也○言其為隱淪之客能重玄玄之道不失本然之真韜光晦迹退處幽閒深探一元之至理大觀造化之奇功雖曰隱淪其所自得者固不淺矣

光武有天下嚴陵為故人雖登洛陽殿不屈巢由身子亦謝明主今稱偃蹇臣

洛陽光武之所都也謝明主者李白賜金還山時也偃蹇不進貌○承上言抱道而隱者一皆不屈於人昔者漢光武雖有天下而嚴子陵有布衣之交雖以物色相求召至京師終不受官而高尚其志有如巢由之潔身視天下如棄敝屣耳我之不遇亦將謝明主以還山自抱難進之節甘為偃蹇之

臣惟求不媿於古人而已矣

登高覽萬古思與廣成鄰蹈海寧受賞還山非問津西來一搖扇共拂元規塵

覺萬古者知萬古之情也寧猶不也王導傳庾亮據上流擁強兵道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承上言我既謝乎明主偃蹇無聊於是登高覽古以舒鬱懷乃知功名富貴俱不足恃思欲從仙與廣成子以為鄰也又當蹈海避世如魯連之辭賞乃謝主以還山非行道而問津者也然君子之心終不愆然忘天下亦將待汝西來相與搖扇共拂庾公之塵毋令眯目而汚人可也○按是時安史餘孽猶未盡息白有救亂之志無人相與以成功茲因送安徵君而發此意岑乃唐故相之後閥國家之休戚者也

送范山人歸太山

魯客抱白鶴別余往太山初行若浮雲杳在青崖間高至天門日觀一作海日近可攀雲山望不及此去何時還

賦也魯客謂范山人也范蓋隱士居魯之石門杜工部嘗往相尋墜蒼耳中能與李杜相交其人品可知矣天門日觀俱太山地名太山記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西岩為仙人石門東岩為介丘東南岩名日觀雞鳴時見東海日出○此送范山人歸太山言魯客抱白鶴將携仙禽以從仙也往於何所乎別我而往於太山也初行之時飄若浮雲而凌空輕舉至于青崖之間高出天門之上近乎日觀而雲山縹緲望之不可及矣此去太山將與仙遊未知何時而還復與我而相會乎

送友人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賦也孤蓬，草之無根，隨風而飄轉者，喻遊子也。揮奮也。揮手，舉手也。班列也。班，馬之有行列者。○按此詩，但云送友人，不知為誰。而北郭東城，不知為何地。然而句法清新，出於天授。唐人之為短律，率多雕琢，白自腦中流出，不求巧而自巧，非唐人之所能及也。荆公獨不之識，何耶？

送別

斗酒渭城邊，壚頭醉不眠。梨花千樹雪，楊柳萬條烟。惜別懷離，臨分贈馬鞭。看君頽上去，新月到應圓。

賦也。醕，酌酒也。詩小雅云：有酒醕我，無酒酤我。○此白送別。

之詩不知其為誰也曰渭城曰穎上者蓋長安而之河南之
穎州也然詩意輕淡亦一時應酬之作耳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嶽

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霓衣不濕雨特異陽臺雲足下遠遊
履凌波生素塵倦尋向南嶽應見魏夫人

賦也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道士本男子為之女人
入道者謂之女道士削髮者為尼僧道士所戴之巾如蓮花
之狀霓衣即霓裳也楚辭云青雲為衣兮白霓為裳不濕雨
而異乎陽臺之雲者言其能潔身而無所污也子建洛神賦
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集仙錄魏夫人晉魏舒女名華存字
賢安服成仙得仙為南嶽夫人○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嶽李
白作詩送之即其所服以美之也

送友人入蜀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芳樹籠秦
棧春流遶蜀城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

賦也棧之道也自秦入蜀絕險處皆架棧通道說見蜀道難
嚴君平蜀人善卜嘗賣卜於成都蚕叢亦詳見蜀道○言蚕
叢所開之路崎嶇難行山從人面而起峻之極矣雲傍馬頭
而生高之極矣地接西秦而棧道通於叢林之間何陰翳也
水遶蜀城而錦江環於成都之地何秀膩也蜀中舊有嚴君
平者名為善卜知人之榮辱升沉人皆就而卜焉夫榮辱升
沉各有定分又何必屑屑以問人乎吾但安吾分而已矣

送趙雲卿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秉燭惟

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川獵猶可帝王師

賦也白玉杯色也秉燭飲者夜以繼日也古詩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投竿下釣也莊子云任公投竿東海渭川獵帝王師俱見前○此詩清暢順麗如蚕之吐絲續續而出黃白之文彬彬然而外見也

送李青歸南葉陽川

伯陽仙家子容色如青春日月秘靈洞雲霞辭世人化心養精魄隱几窅天真莫作千年別歸來城郭新窅音杳

賦也伯陽謂李青用李姓之先以稱之也化心者言其心之不累於物也精魄之精絕者也郭瑾江賦云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江淹詩云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窅深也○此送李青也言尔即李伯陽老子也長生不死容顏如

少深居洞天遠迹塵世化心而無累也能鍊形而不朽隱几而靜處也藏天真而不露傳谷神之秘訣得耆養之良方乃老子之後身也休得如丁令威化鶴而去一去千年而始歸及至歸來而城郭亦更新矣況人民乎吾今日之送別者亦欲爾之早歸耳

送別得書字

水色南天遠舟行若在虛遷人發佳興吾子訪閑居日落看歸鳥潭澄羨躍魚聖朝思賈誼應降紫泥書

賦也遷人白自謂也吾子謂所送之人也發佳興者言雖遷逐而興致自若也訪閑居者訪我於閑居中也賈誼以喻所送之人此人必以言事而謫官者也○白送別分韻賦詩而得書字曰水色南天遠者蓋於江上送之南行言我今日雖

為遷逐之臣猶有佳興隨物遇時亦能自樂君不我棄而訪
我於閑居之中依落日而看鳥俯清潭而羨魚雖是閑居自
有可樂之地也朝廷思欲用人賢才必不久棄君如賈誼當
膺宣召將有紫泥之書起君而大用也

送麴十少府

少府別駕以下之稱

試發清秋興因為吳會吟碧雲歛海色流水折江心我有延陵
劍君無陸賈金艱難此為別惆悵一何深

賦也吳會者三吳會稽之地也折曲折也此暗用浙江字漢
陸賈以呂后用事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有五男因出其子
使越時橐中裝得千金分其子人各二百令為生產○此送
麴少府之官於吳會也言古人有秋興之作我今逢秋而發
興乃為吳會之吟吳會之地近乎江海但見碧雲歛海色流

永折于江心延陵季子吳產也嘗掛劍於徐君之墓而敦信
義西漢陸賈越使也嘗裝橐有千金之貲我今艱難與君為
別既無延陵之劍又乏陸賈之金無物將贈不能為情惆悵
之意一何深也○按延陵應吳字陸賈應會字是為吳會吟
也自然相體貼不見有勉強意白之詩熟而巧妙者與

送張秀才謁高中丞并序

余時繫尋陽獄中正讀留侯傳秀才張猛熊蘊滅胡之
策將之廣陵謁高中丞予喜子房之風感激於斯人因
作是詩以送之

秦帝淪玉鏡留侯降氤氲感激黃石老經過滄海君壯士揮金
槌報讐六國聞智勇冠終古蕭陳難與群

賦也淪沒也楊雄書曰秦失金鏡注云喻明道也玉鏡即金

鏡淪玉鏡者喻其失道也。氤氲祥氣也。感激者有所感而激發也。張良傳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讎。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錘重一百二十斤，徂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逃匿，下邳後得黃石之書，佐漢滅秦。蕭陳，蕭何、陳平也。○此白以永王璘事繫尋陽獄中，贈張秀才，謂夫秦帝、始皇不能明道而肆大暴，霍天厭其德而降生留侯，將以開祥瑞而興太平也。留侯既生，又遇黃石公，授以一編之書，而意有所感激矣。乃東見滄海君，而資以良圖，得力士操鐵錘擊始皇，以報韓仇。聲聞六國而震駭一時，事雖弗就，志則大矣。故智勇冠乎萬古而後世，莫能及也。蕭何、張良雖與陳平同為佐漢之元勳，然彼二人之所為者，良固優為之，而良之所為者，豈蕭陳所能及乎？

誠不得與良為群而並稱也

兩龍爭鬪時天地動風雲酒酣舞長劒倉卒解漢紛宇宙初倒懸鴻溝勢將分英謀信奇絕夫子揚清芬

兩龍楚漢也動風雲者戰爭之狀也酒酣舞劒者鴻門之會也漢書沛公與羽會于鴻門項莊拔劒起舞意在沛公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既而沛公去留張良謝項羽倉卒急遽貌解紛者解其紛亂也倒懸者倒而懸之也賈誼所謂是反居上首顛居下倒懸之勢其危急故欲解之速也史記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子謂張秀才也揚清芬者言其能繼留侯之遺芳也○此一節敘留侯佐漢之功而英謀奇絕張秀才蘊藏胡之策能繼其緒而播其清芬也推本溯源而歸美之則期望之意

感激之情亦深矣

胡月入紫微三光亂天文高公鎮淮海談笑却妖氛採爾幕中
畫戡難光殊勲我無燕霜感玉石俱燒焚但洒一行淚臨岐竟
何云

胡謂祿山也甘氏星經紫微宮三十四星在北斗之北主大
帝座天子常居胡本昴星曰胡月者星對星言其大也三
光日月星也高公高中丞也妖氛指胡之亂也爾指張秀才
而言幕主帥之幕府也燕霜忠誠所感也燕霜玉石註俱見
前○此一節言祿山作亂陵轅皇都是胡月入於紫微之宮
三光錯行而天道失其常度矣中丞高公出鎮淮海談笑之
間可却妖氛蓋其籌策之良不專事乎兵力也爾將往謁必
見錄用相與運籌於帷幄戡定其禍亂殊勲異績可以垂光

於史冊矣我雖有懷精誠未至以至玉石之俱焚也此情將
陳於誰乎臨別下淚復何言哉○按此節敘張秀才欲見中
丞陳滅胡之策而因以自感也

前尋陽送弟昌峒鄱陽司馬作

衆落洲渚連滄江無雲烟尋陽非剡水忽見子猷船飄然欲相
近來遲杳若仙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一覩無二諾朝歡更
勝昨爾則吾惠連吾非爾康樂

賦也衆者衆葉黃落秋時也或曰衆落地名杜佑云在彭澤
今爲都昌有衆落州九域志在江州尋陽一覩無二諾者言
一諾即來相見不待再約也惠連康樂見前○言衆落而水
涸洲渚相連而江天清朗此秋景也且尋陽之地又非剡水
胡乃忽然而見子猷之船乎欲其相近而相見又胡爲遲之而

來乎乘月泛船不爽舊約而歡意有倍於昔日也以爾之賢是吾之惠連也以吾之愚豈能為爾之康樂乎尔不忝為康樂之弟吾誠忝為惠連之兄矣

朱紱白銀章上官佐鄱陽松門拂中道石鏡迴清光搖扇及下越水亭風氣涼與爾期此亭期在秋月滿時過或未來兩鄉心已斷吳山對楚岸彭蠡當中州相思定如此有窮盡年愁

朱紱銀章郡守之職也司馬為郡佐故以此稱之上官猶言上任也顧野王輿地志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遍于兩崖張僧鑑尋陽記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嚴助傳淮南王書曰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餘干縣是也故白云干越湖之東南為吳西北為楚彭蠡即鄱陽湖也當中州者言吳

楚相對而鄱陽之郡居乎中也相思定如此有窮盡年愁未
詳或曰如當作在有當作無言我之思君者在彭蠡之中州
然相思無窮年有盡而思無窮也○此言其之官也朱紱銀
章以佐名郡由松門過石鏡而及于越亭臨湖水而風氣清
涼我將期爾會于此亭在何時乎在乎秋月圓時天氣清明
可以遊適也設或時過而不來冬天一方心即若斷而愁極
矣吳山與楚岸而相對鄱陽乃居於湖中我之思君正在於此
年有盡而思無窮也○按此詩結語與上文不相蒙似可疑
者恐有闕文但全篇敘事精詳典推富麗而委曲大方家數
固非他人所及者不敢以小疑而廢之也

餞校書尉雲

少年費白日歌笑矜朱顏不知忽已老喜見春風還惜別且為

歡徘徊李間看花飲美酒聽鳥臨晴山向晚竹林寂無人空
閑閑

賦也費白日者猶言虛度乎日子也於諺也竹林註見前○
白對李雲為校書郎白餞別而為此詩言少年之時虛費白
日但知歌笑宴樂自恃朱顏之未老也不知歲月易過忽然
髮白而老至矣老而不可以再少雖若可悲然春風之去而
復還似可喜也於此之時雖云惜別亦當為歡須留連於桃
李之下看花而飲乎美酒聽鳥而臨乎晴山聊因景物之繁
華以敘天倫之樂事迨晚分携各自歸矣則竹林之間又寂
然而幽閒空自閉門而獨處誰復與我而相娛乎

送王孝廉覲省

彭蠡將天合姑蘇在日邊寧親候海色欲動孝廉船窈窕晴江

轉參差遠岫連相思無晝夜東泣似長川

賦也將天合者言其空闊將與天而相合也
蓋親歸而問安也詩國風云歸寧父母候海色者伺海上之風色也孝廉船漢劉恢為丹陽尹張憑詣恢、留宿明日乃還船恢出傳教求張孝廉船名同載時人榮之東泣者時白在彭蠡送之而東下姑蘇也○此送王孝廉省親言彭蠡之湖與天相連而姑蘇之臺與日相近孝廉省親自彭蠡而下姑蘇舟行以風風之順逆占海色以可知海色清明而孝廉之船可行矣江流深遠而旋轉遠岫參差而連綿此別之後我之相思無時而已東望姑蘇潸然出涕如長川之不止也○按唐之取士有進士經孝廉秀才等科此云送王孝廉者則王某以孝廉舉也

送趙判官赴黔府中丞幕

廓落青雲心結交黃金盡富貴翻相忘令人忽自哂
踏踏歸馬毛斑感時難再還巨源咄石生何事馬蹄間
綠蘿長不厭却欲還東山

賦也廓落猶言寥落也廣大寂寞之意楚辭云廓落乎羈旅
而無友生巨源山濤字也石生石鑒也晉書山濤辟河南從事
與石鑒共宿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即
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即何慮也濤曰咄石
生無事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事郭璞詩云
綠蘿結高林東山謝安所居靈運詩云夕欲返東山○黔府
中丞白之耐也趙為黔府之幕官白送之詩如此首則自敘
言廓落哉青雲之心其志雖大竟無所成也然而結交尚義

輕財好施橐中黃金亦已盡矣及彼富貴乃忘貧賤殊無久
要之念令人翻然忽自哂笑彼不我顧我亦老矣時不再來
固宜自止胡為栖々奔走於馬足之間自取其勞苦乎夫綠
蘿幽棲吾所不厭將還東山以復故居如石鑒之見幾斯可
也

君為魯曾子拜揖高堂裏耐繼趙平原偏承明主恩風霜摧獨
坐旌節鎮雄藩虎士秉金鉞蛾眉開玉尊

君謂趙判官也拜揖高堂必其父隨任同往於中丞幕也耐
即中丞也平原君趙姓之先也獨坐者朝班之尊也漢宣秉
拜中丞光武特詔中丞與司隸尚書令會同並尊席而坐京
師謂之三獨坐摧挫也時中丞必以事而出為節度使唐制
節度使有功者賜以節鉞○此一節敘趙判官之省親也言

君之孝行侔於曾子而君之親就養於中丞之所君來觀省
拜揖於高堂之上君之叔為中丞者乃趙氏之亢宗能繼平
原之後者也承明主之恩而居獨坐之位一旦獲譴出鎮雄
藩勇士秉鉞以嚴儀衛蛾眉侍宴而開玉尊恩寵之盛委託
之重無以加矣

才高幕下去義重竹林言冰宿五溪月霜啼三峽猿東風春草
綠江上候歸軒

黔今雲南也唐時自蜀而往凡雲南貢物皆自蜀而至京師
五溪三峽皆往黔之路也今則取道於貴州由湖廣而不入
於峽矣○言判官之才高而去為中丞之幕下其所習畫者
必多矣與中丞為射姪義重竹林是以遠赴於幕下也舟宿
於五溪之月猿啼於三峽之霜往黔之路而險阻蕭條如此

二言選言卷一
何時而還乎春風東轉而草色生綠斯時也吾於江上候歸
軒矣○按此詩當作三節看之首一節計十句乃白之自敘
也次一節計八句敘判官省親及中丞之榮寵也三節計六
句敘赴幕下而在道時也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長安如夢裏何日是歸期

賦也琵琶峽在四川三峽中郡邑近水者皆曰水國○言水
國秋時送別最難為情自此三峽遠望長安渺茫恍惚如在
夢裏不知何日是吾歸家之期乎想像之中非直歸也

送梁四歸東平

玉壺挈美酒送別強為歡大火南星月長郊北路難殷王期負
昂汝水起投竿莫學東山卧參差老謝安

賦也大火南星者夏至之時也堯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星
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之中也南星者此星昏而中
正加於地之南方仲夏之月也曰北路者時白在江夏送之
東平也汶水出東平汶上縣史記伊尹為有莘媵臣負鼎俎
以滋味說湯呂望漁釣至周遇西伯於渭水之陽參差不齊
類猶言相將也○送梁四歸東平也言挈酒送別而強為歡
當此仲夏送之壯行以歸於東平也汝有隱德可以待用如
遇商湯則當如伊尹負鼎俎而取阿衡之任汝居汶水則當
如太公釣竿而作霸王之佐安可學謝安高卧東山因循
而終老乎

江夏送友人

雪點翠雲裘送君黃鶴樓黃鶴振玉羽西飛帝王州鳳無垠玕

實何以贈遠遊徘徊相顧影淚下漢江流
比也以黃鶴比友人以鳳自比也○此於江夏送友人言艱
難送別之物相贈是以相顧而自悲也

江夏送張丞

欲別心不忽臨行情更親酒傾無限月客醉幾重春藉草依流
水攀花贈遠人送君從此去回首泣迷津

賦也藉草鋪草於下而上承乎物也古人以蘭茅藉物取其
潔也迷津猶迷途也○此送張丞言不忍別故於臨別之時
而情更親對月傾酒當春而醉藉草臨流攀花相贈送君去
矣回首窮途尚尔淹滯俚然若無所之也如之何而不悲
乎

賦得白鷺鷥送宋少府入三峽

白鷺拳一足月明秋水寒人鷺遠飛去直向使君灘

賦也使君灘在峽中○古人送別必有詩必有題隨所
遇而命如人數而分白於送宋少府入峽之時分得白鷺鷺
一題遂謂白鷺飛向使君灘蓋使君灘乃三峽之地正宋少
府所往之處也就物說物而歸於情辭意親切而嫵媚孰謂
白之詩為空疎乎

送二季之江東

初發強中作題詩與惠連多慙一日長不及二龍賢西塞當中
路南風欲進船雲峯出遠海帆影掛晴川禹穴藏書地匡廬種
杏田此行俱有適遲尔早歸旋

賦也強中作謝靈運有登臨海嶠初發強中作與從弟惠連
詩云杪秋尋遠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畛強

中地名按靈運遊山記云桂林頂遠則嵎尖強中是強中當
在今嵎縣之側一日之長少長也論語云以吾一日長乎尔
二龍者謝覽弟與覽齊名江淹荅之曰所謂御二龍於長途
者也西塞山在鄂州禹穴在會稽匡廬即廬山董奉居廬山
下為人治疾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久而成林號曰董
仙杏林遲待也遲去声○白送二弟之江東言靈運有初發
強中之作乃題詩與弟惠連者也我雖稍長忝為尔兄而我
之賢不及二弟今日之行可無言乎尔往江東當西塞之山
前乘南風而進船雲峯出乎海上帆影掛乎晴川將至禹穴
藏書之地而經董奉種杏之田則自西江而抵乎會稽矣二
季此行各有所適或之會稽或之匡廬非徒行也事若得遂
亦宜早旋毋得勞我久相望也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

桂水分五嶺衡山朝九疑鄉閔渺安西流浪將何之

賦也桂水在今廣西桂陽五嶺南康記云大庾嶺一桂陽甲
貯嶺三九真都寵嶺三臨後萌緒嶺四始安越嶺五又裴氏
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衡山一名峒嶺
山直與軫翼應幾衡故曰衡山九疑山在今道州零陵縣西
六十里唐西安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後徙治高昌故地治龜
茲而故府復為西州交河郡流浪蹤迹不定顏淵明與後弟
敬遠文云予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送友人之羅浮
三桂水散流分為五嶺衡山高峻朝乎九疑衡桂之南炎蒸
之地也尔之鄉閔遠在安西與此相去萬有餘里蹤迹若浮
而飄忽不定將何所之乎

素色愁明湖秋渚晦寒姿疇昔紫芳意已過黃髮期

素色秋色也紫芳紫芝也李善註云黃髮者老人髮白而復黃也詩云黃髮兒齒○此言在江西相送也秋時湖光淡蕩而生愁思渚色晦暝而起寒姿光景若此之淒涼似可悲也向者我有采芝之想欲從仙遊今已老矣費時度日不得成就與子之流浪者又何異乎是則皆有可悲者矣

君王縱疎散雲壑借巢夷去之羅浮我還憩峨眉中閑道萬里霞月遙相思如尋楚狂子瓊樹有芳枝

君王縱疎散者李白自謂詔賜還山時也巢夷巢父伯夷也楚狂子乃楚狂之接輿亦白自謂也瓊樹見前○言君王能容隱逸疎散之人以靈壑借與巢父伯夷之輩遂其高潔之情故我與尔皆得自適尔之去也在於羅浮我之還也憩於

峨眉一在嶺南一居川蜀相隔萬有餘里會面不可得也但
覩雲月而相思耳吾乃楚狂之徒避世者也君若念我而相
尋則當求我於閨風之顛有瓊樹芳枝之所斯可也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

君即劉越石雄豪冠當時淒清橫吹曲慷慨扶風辭虎肅侯騰
躍鷄鳴遭亂離千金市駿馬萬里逐王師

賦也劉琨字越石橫吹笛也琨為并州刺史在晉陽嘗為胡
騎所圍城中窘迫琨乃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嘆中夜
奏胡笳賊又流涕向曉復吹之賊棄圍而去扶風辭者劉琨
所作扶風歌也歌云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廣莫洛陽門
也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龍淵即龍泉又云去家日已遠
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凡九首大意皆憂國

勤王事也琨與祖逖同寢中夜聞荒雞聲琨曰此非惡聲也
因起舞帳中○白在宣城送劉副使入秦副使蓋無軍旅之
職者故擬以劉越石言君即是漢之劉琨乎琨少有重名以
雄豪見稱於當時其在晉陽吹胡笳而音調淒清胡人為之
解圍為扶風之歌而情思慷慨忠義因而激烈登樓清嘯如
虎之伏以俟騰躍中夜聞雞起舞帳中志在拯亂千金買馬
萬里勤王其雄豪之志信乎冠絕於一時也

結交樓煩將侍從羽林兒統兵捍吳越豺虎不敢窺大勲竟莫
敘已過秋風吹

樓煩胡地名也沛公有樓煩將善騎射楚挑戰三人樓煩輒
射殺之及遇項羽瞋目一叱人馬辟易數里唐制羽林騎
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以九兵號曰羽林孤兒吳越劉副使所

鎮地也秋風吹踰時之晚也○言劉副使能用勇將而統親軍以衛吳越之一方兵威既振豺虎之徒不敢窺覘而盜賊為之屏息有此大功未及敘錄惜乎時已過矣而恩命之未霑也

秉鉞有李公凜然負英姿寄深且我幕望重必台司感激一然諾綬橫兩無疑

秉鉞者唐制大將有功皆賜節鉞李公太尉李光弼也寄深者朝廷委託之重也台司三公之位也時光弼為太尉兼司徒之職也兩無疑者言光弼與副使同心也○此言光弼為太尉秉鉞統師以討叛亂凜然之英姿是以懾敵人之膽矣身膺重寄暫居戎幕望聞之隆宜任台司出則將入則相無不可也夫以李公之材畧聞望蒙其接引者亦少矣惟君也

意氣感激而議論投合左右縱橫畧無疑貳誠為心膂之佐也

伏奏歸北闕鳴騶忽西馳列將咸出祖英僚惜分離斗酒滿四筵歌嘯宛溪湄君携東山妓我詠北門詩貧賤交不易恐傷中園葵

奏者主帥奏其功於天子也伏奏者臣子對君之辭如云伏覩伏獻之類列將者副使以下諸將也宛溪在宣州北門詩國風衛詩刺仕不得志也中園葵古詩云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傷根葵不生羞貧交不成○此言劉副使奏功而歸朝也同行者皆出祖於道同僚者凡偕其分離設筵歌笑餞于宛溪之湄君則携東山之妓以取樂我則詠北門之詩以自悲也君有榮行我則失志夫交友之道不以貧賤有所變

易猶刈葵者不傷乎根也羞貧則交不成傷根則葵不生矣
君之於我又豈以富貴貧賤而貳其心乎

昔贈紫騮駒今傾白玉卮同歡萬斛酒未足解相思此別又千
里秦吳渺天涯月明關山苦水劇壠頭悲借問幾時還春風入
黃池無令長相思折斷綠楊枝

白玉言其色萬斛言其多宣城古吳地也史記吳王北會諸
侯於黃池壠頭水見前○言交情在昔々日我嘗贈君以紫
騮之駒矣相別於今々復傾君以白玉之卮也雖與同歡飲
盡萬斛之酒亦未足以解我之相思此行誠為遠別自宣城
而之關中吳秦相去千有餘里各天一涯壠頭之水尤為悲
咽而傷情然則何時而還乎迨春風入黃池水泮而暖回乃
歸期也君宜及期而歸毋得令我常々懸望而相思頻折楊

枝以相寄可也

涇川送族弟鐔

涇川三百里若耶羞見之錦石照碧山兩邊白鷺鷥佳境千萬
曲客行無歇時上有琴高水下有陵陽祠仙人不見我明月空
相知問我何事來盧敖結幽期

賦也涇川在今寧國府涇縣源出黟山西北入于江上下三
百里錦石之有紋如錦者也若耶溪琴高陵陽盧敖俱見
前○白於涇川送族弟鐔言涇川有三百里之長上通黟歙
下接長江有非會稽若耶溪之可比也石多錦紋鳥多鷺鷥
洄沿屈曲而來往之人無少停也上有琴高乘鯉之溪下有
子陵陽明之祠二仙人者今皆化去而不我見徒見明月徘徊
相對若相詢者詢我從來之由我將語之云仙人盧敖與

我曾結幽期我故來相尋也

蓬山振雄筆繡服揮清辭江湖發秀色草木含榮滋置酒送惠連我家稱白眉媿無海嶠作敢缺河梁詩

後漢學者稱東觀為蓬萊山太僕鄧康薦竇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馬良兄弟五人皆有文名良眉有白毫人為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謝靈運有登臨海嶠詩及李陵送蘇武詩俱見前○白言弟鐔有才華之美居東觀而振雄筆服繡服而揮清辭江湖草木為之生輝而文章侔乎造化矣今將遠行我則置酒以相送弟如惠連誠吾家之白眉也吾雖無靈運海嶠之作以酬惠連又安敢闕李陵河梁之詩以贈蘇武之別乎酌詠之情雖簡而送別之情則勤矣

見爾復幾朝俄然告將離中流泛綵鷁列岸叢金羈嘆息蒼梧

鳳分棲瓊樹校清晨各飛去飄落天南垂

綵鷁舟也鷁水鳥船首必回鷁形取其迅也蒼梧鳳翥已與弟也垂說文云遠邊也○言與弟相見曾不多時而又別去行者泛舟於中流而送者列騎於岸上吾與弟也譬如蒼梧之鳳分棲於瓊樹之枝各自飛去而又飄落於天涯形影日相遠矣

望極落日盡秋深悵徬悲寄情與流水但有長相思

落日盡者竟日也○言別後相望秋深聞徬而生悲思然則此情何所寄乎寄與川流水流不息而我之思亦無極也○按此詩當分為四節首節十二句是白自敘客於涇川也次節八句是敘在已作詩以相送也三節八句是言送別時意也四節四句是道別後之情也

五松山送殷淵

秀色發江左風流柰若何仲文了不還獨立揚清波

賦也秀色言其質之美也柰若何者無可柰何之辭猶詩云
如此粲者何深喜之辭也晉殷仲文少有才藻謝靈運嘗
曰若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了不還者言常存
也謂今之殷淑乃不死之仲文也獨立者言無人與之並立
也○此白於五松山送殷淵言其鍾秀江左為一方之後英
風流出衆似不可及乃晉時之殷仲文其才不減於班固者
今日尚在獨立無雙而載揚其清波也

載酒五松山頽然白雲歌中天度落月萬里遙相過撫酒借此
月流光畏蹉跎明日別離去連峯鬱嵯峨

白雲歌蓋用王母白雲謠謂將子無反尚能復來意也撫酒

以手按酒也○言酌別於五松之山醉歌白雲之詩落月度於中天遠若相過戀而不舍者我則撫酒以對月亦眷不忍舍之畏流光之蹉跎故欲與君載酒以相歡耳明日別去但見五松之山連峯鬱然嵯峨而已欲如今日之對月飲酒何可得乎

送崔氏昆季之金陵

放歌倚東樓行子期曉發秋風渡江來吹落山上月主人出美酒滅燭延清光二崔向金陵安得不盡觴

賦也放歌大聲以歌也東樓山在宣州延如延客之延招致之也清光月光也○此送崔氏昆季之金陵言放歌倚於東樓之山行人期於清曉而發秋風波江吹落山月時既夜矣又將曉也主人具酒以相餞滅燭延月邀以盡歡矧二崔為

吾之好友也茲往金陵安得不與之而盡醉乎否則無以將
吾之情矣

水客弄歸棹雲帆卷輕霜扁舟敬亭下五兩先飄揚峽石入水
花碧流日更長思君無歲月西笑阻河梁

水客之行於水者謂二崔也五兩舟人用鷄羽以候風者
郭璞江賦云峴五兩之動靜兵書云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
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顛立軍營中蓋常用五兩而軍用八
兩稍有輕重之殊者水陸風勢之異也硤石者敬亭山下石
硤之溪流也西笑見前彼以長安言此以金陵言皆帝都所
在繁華之地衆人之共趨者也○言崔氏兄弟之歸揚帆鼓
掉扁舟尚在於敬亭之下而候風之五兩先已飄揚若將催
人以速行者但見峽石入乎水花碧流悠然而長逝矣別後

相思無時而已夫金陵佳麗我亦願遊迹不得遂徒然西向而笑猶自阻隔於河梁心雖欲往於彼而身却只在乎此也安能與子而偕行乎

登黃山凌歌臺送族弟溧汭尉濟克泛舟赴華陰

鸞乃鳳之族翺翔紫雲霓文章輝五色雙在瓊樹棲一朝各飛去鳳與鸞俱啼矣赫五月中朱曦爍河堤爾役泛舟役使我心
鬼悽

比而賦也以鸞鳳比兄弟也泛舟役漕粟也左傳秦歸晉粟自雍及絳命曰泛舟之役悽悲也又痛也○白送族弟濟漕運赴華陰而以鸞鳳為喻言鸞乃鳳之族也文章烜耀相與翺翔於雲端同棲於瓊樹情亦親矣不幸一朝而分飛離居之苦未免於悲鳴也壁言之兄弟同氣連枝分別之際能無傷

懷者乎矧此五月之中值河堤之溽暑吾弟有泛舟之後執漕運之勞使我心魂不能自已於悲傷也

秦地無草木南雲喧鼓輦君王減玉膳早起思鳴鷄漕引救關輔疲人免塗泥宰相作霖雨農夫得耕犁靜者伏草間群才滿金閨空手無壯士窮居使人低

秦地者關中長安之地唐所都也無草木者荒索之狀南方也祿山之亂江南騷擾而有征戍之苦故曰喧鼓輦也水運曰漕挽舟曰引謂以舟載米由水路而轉運也關輔關內三輔之地即長安之京師也靜者退而不用也空手無壯士者言雖壯士若空手而無權亦不能有所施為與愚人相等也○此言其充泛舟之後將赴華陰也天下之本在京師三秦者京師之地也兵亂之後邑里蕭條公私仰給於東南

今江淮以南亦騷擾矣止瘞尚寧之憂為之減膳而早起開
漕渠之運以濟閩輔之饑宰相施惠於窮民農得事於南畝
好隱逸者處於草萊之間抱才用者充於廊廟之上宜乎天
下無棄物矣柰何有志之壯士窮居空手一無所施使之低
垂而隱晦不得進用於當時也

送君登黃山長嘯倚天梯小舟若鳬雁大舟若鯨鯢開帆散長
風舒卷與雲齊日入牛渚晦蒼然夕烟迷相思在何許一作所
杳在洛陽西

洛陽之西即華陰之地也天梯見前○此一節言其赴華陰
也君充泛舟之役而勤漕運之勞送別於黃山長嘯於天梯
但見小舟大舟散漫於長江者隨風拂雲莫知其數晚泊牛
渚望之不可見矣我之相思在何所乎在乎洛陽之西華陰

之地以吾子漕引蓋將臆舟於此也

送諸邑之武昌

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

賦也黃鶴樓在鄂州武昌縣孫權舊都在鄂州東百二十里
今武昌縣即權之故宮也○此送諸邑之武昌言我昔日曾
遊于此乘月登西樓之下長江東流萬里一別之後轉客他
方與之相違者已三十年矣身不可得而復遊徒付之於心
思而已也

送尔難為別銜杯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泛舟行
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朓清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

張陳也張樂者陳設其樂也莊子云黃帝張咸也之樂於洞
庭之野謝朓詩云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季布傳楚諺得

黃金百不如季布一諾滄浪曲見前○此敘送之情言我
曹客於武昌矣今日送君往於波處實難為情故口雖銜杯
而心則惜別停杯而未頃也然武昌之湖則連於黃帝張樂
之地山則逐於客子泛舟而行湖山之勝有如此也漢有季
布一諾千金之重晉有謝朓詩傳瀟湘之句人物之盛又如
此也君往於彼我尚在此懷舊之思終莫能已惟滄浪之曲
寄君棹歌之聲庶幾達之於彼以寓吾情之萬一耳